



春 光 明 媚

宁津县短篇小说集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八年·济南

目 录

春光明媚	丁本义 (1)
石大嫂	李书华 (13)
春潮逐浪	佳 山 (22)
“和睦”夫妻	杨柱山 (29)
三进洪庄	刘俊良 (41)
金菊开镰	俊 君 (52)
月儿圆的时候	李平甲 (63)
“百事管”大叔	孙世逊 (67)
小铁头	郭耀庭 (75)
杏林春晓	宋长松 (87)
春 联	刘义章 (95)
踏遍青山	刘凤海 (103)
粮库主任	崔连捷 (120)
师 傅	杨德林 (129)
“老延安”新传	段雪珥 (136)
创业序曲	孟吉庆 (144)
商业新歌	商培德 (153)
修渠风波	王金铎 (166)

春 光 明 媚

丁 本 义

今年春天来得特别早。

往年这时候，还是天寒地冻，时常飘落起小雪花哩，如今却已是春意盎然了。

天，格外的蓝。

风，格外的暖。

太阳又格外的鲜艳。

看，五彩斑斓的阳光，普洒在浩瀚的鲁北平原上，杨柳争萌，百花吐艳。真是季好于春，春光明媚！

这是抓纲治国的第一个春天，——实在不平凡的春天！

引黄支渠的工地上，人欢马叫，煞是火红！青年小伙子们，赤红的脊背闪着油光，姑娘们脸上滚着汗珠，镐锨铿铿锵锵，小车来来往往，笑声飘扬，战歌嘹亮……真比唱台大戏还热闹。

正当人们干得起劲的时候，有个大个子壮年汉子，肩上扛着一张闪亮的大铁锨，下了柏油公路，顺着新筑的坝基稳稳地跨着大步朝工地走来。这人四十多岁年纪，宽膀厚胸，钢打铁铸的身架，两道扫帚眉，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，脑袋上裹着一条白毛巾。阳光照耀着他的脸庞，微风吹拂着他的衣襟，浑身都显得劲抖抖的。

大个子来到沟沿上，扫视着正干得火爆爆的人群，满脸

堆起笑容，他把肩上的大铁锨往地上一戳，刚要动手干活儿，猛地从沟底甩上一锨泥土，不偏不斜，恰巧砸在大个子的腰胯上；大个子被砸了个栽楞子，溅得满身尽些泥点点，惹起大家一阵哄笑。

沟底那扔泥的小伙子，脸上泛起一片红云，望着素不相识的大个子，似乎有点过意不去，仰起脸来，道歉说：“同志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怪我没眼力。”

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干泥水活那能怕沾泥？”大个子毫不在乎，嘿嘿一笑，又扯住衣角打趣说：“回家后抖落抖落，兴许能闹上半车子垫栏土，我还该打瓶子好酒谢谢你哩。”

人群又是一阵哄笑。

“哧啦”，大个子把褂子一扒，嘿！一身疙瘩肉；裤腿脚一缩，唔！毛茸茸的腿肚儿，象孩子枕头那么粗；肉鼓鼓，硬棒棒，立在地上活赛两根铁柱子。他就手把鞋脱下来，往渠沿上一放，盖上褂子，压上个干坷垃，又直起身来，紧了紧腰带，跳下沟底的泥水里，“噼哩叭嚓”干起活来。

大个子舞舞拉拉地干了一阵子，身上的背心儿都被汗水溻透了。他直起腰喘了口粗气，扯下头上的毛巾，擦了把脸，又把毛巾掖在裤腰带上，“咄咄”，冲拳眼啐了两口唾沫，两只小蒲扇似的大手，“哧喽哧喽”地搓了几下子，抓起锨把，一蹲腚，“嚓”地一下子，那铁锨就象钢杈捅豆腐一样钻进泥水里。接着两脚一叉，来了个骑马蹲裆式，膀头子使劲一晃，一锨锨泥土，象一只只大黑老鹅，嗖嗖地飞上沟岸。

周围的人们啧啧赞叹：

“嘿！身大力不亏！”

“喔嗬！这准是常挖河的老把式！”

大个子正干得起劲，身旁一个戗坡的小个子青年，戗完后扛起锨要走，大个子立时把他喊住：“伙计，别走！”

“干嘛？——吃饭吃个饱，干活干个了。”大个子指着沟坡：“这里鼓着肚儿，那里还嘬着嘴唇，你耸鼻子干啥？明摆着嘛！这里戗得还不够光滑，……干个半拉不落你就开小差？”

小个子扭头摆摆手：“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吧，我干的这活保险能交上工！”

“别光思谋能不能交上工，脑瓜里得装上个高标准。百年大计，质量第一嘛！”

“嘻！让你给我来上政治课啦？你是吃多大工码的技术员？哼，算老几？三鼻子眼儿多喘一口气！”小个子愣头愣脑，张嘴吐出一堆石头蛋儿似的话，硬棒棒，噎死人。

“哎！你这小东西，做得不对吗，还不兴许人家说？”从小个子身后走来个年过花甲的老汉，淡眉细眼，蓬蓬松松的长胡子，抓住他的肩膀头往后一拽说。

小个子回过头，同老汉打了个照面，口气有些绵软了：

“好，好，大个子，你还有什么高见，只管说吧。”边说边走，走到那老汉背后，又歪着脑袋，朝大个子翻白猴眼。

老汉走近大个子，亲昵地拉了拉他的手说：“伙计，你论究的这事儿很重要，眼下就有那么一些马大哈，只图快，不管弄好，这可不是闹儿戏的事儿啊！”转眼又望着小个子说：“不用笑，你戗的那段得翻工。”

“是，是，老勤爷。”小个子拿食指按着鼻子，做了个鬼脸。

大个子刚到工地，就闹了个没趣，多难为情！嘿，你说怪不，他瞅着转身而去的小个子，还咪咪地笑哩。

当然，要说这件事大个子不往心里搁那是瞎话。你看，他干着干着又挨近小个子啦。

小个子以为大个子真地要撵着踩他的脚后跟，刚刚熄落的火气，一下子又涨满胸膛。他鼓了鼓眼睛，恨不能和大个子干一仗。大个子呢，却仍是不躁不烦，有时还搭讪着想同他啦几句呱儿。

天半晌时，小个子驾着小车，“吭哧吭哧”正爬斜坡。不小心，车轱辘轧在个泥蛋子上，车子一拐楞，把小个子弄得三摇两晃，向沟底歪去。

坏了！车子要翻个！

坏了！车把要砸到小个子脑袋上！

坏了！小车翻下沟，势必砸坏沟底的人！

说时迟那时快，在这节骨眼上，“刷”地闪过一个人儿，只见他两腿一叉，双手抓住车把使劲一扭，便把那打滚翻番的小车捉住了。

小个子吓傻了眼，仔细一看，“救驾”的竟是适才挑他眼的大个子。小个子有些羞愧难当了，脸上红一阵，白一阵，活赛六月火烧云。半晌，才从嗓子眼里挤出三个字：

“多亏你……”

“多亏我三鼻眼多喘一口气！嘿嘿，是不？”大个子逗着小个子说。

小个子的脸红得越发厉害了，简直红到了脖颈子。

大个子看透了小个子的心思，跨前一步，拍拍小个子的肩膀，亲切地问：“伙计，叫什么名子？”

“李小虎！”

“哈哈，”大个子仰脸一笑：“我说有点虎气呢！”接着“嘭”地一声，大巴掌不轻不重地落在小个子膀头子上。

小个子抬起头，撩着上眼皮问：“你呢？”

“我姓伍。”

“武松的武？”

“不，伍个的伍。”

“哦，两拐加一横，五虎上将的五啊？”

“是大写‘伍’，往后你叫我大老伍就行啊。”

说话之间，小个子装满了一车子土，大老伍想：小虎身架小，推这大车头儿，吃不住劲，不如我驾车子，让他拉纤绳。主意打定，上前抓住了车把。

李小虎不依：“你甬争，我推了这车子让给你，行不？”

“不行！”大老伍说得很固执：“我驾车子稳当，保险不倒。”

小虎紧抓车把，急火火地说：“老皇历看不得，咱另打锣鼓另唱戏。”

大老伍寸步不让：“另唱戏也得我先登台。我驾了这一车子，下回保准让给你，咱替换推不行吗？”

小虎见大老伍口不软，手不松，双目瞪得滚圆，玩戏法的下跪——没咒儿念了。一只手揉搓着脖颈子，退让了一步说：“依着你就依着你吧，可有一宗：说话算数，得讲信用。”

“当然喽，一言为定，板上钉钉！”

“好！我拉车子，拉车子！”

“嘿嘿，这才是好伙计哩！”

小车装得四出头，驾起车来把儿直颤悠。李小虎把腰一哈，晃开膀子，甩着胳膊，身子一起一伏，上牙咂住下嘴唇，脸色憋得通红；心里话：我多使上把劲儿，他就会轻松点。

大老伍驾起车子，两腿一挺，腆起胸脯，铁钳似的大手把个车把儿攥得紧巴巴，鬓角上，爆起一根青豆角似的血管儿；连那车袷绳都勒进肉里，几乎看不到了。瞧那劲儿，恨不得把个小车端起来，心里话：我多使上点劲，他拉车子就会轻一些。

两人想法碰到了一块儿，小车象插了翅膀，贴着地皮飞起来。

“嘿啷！”一车子泥土倒出来，足有一座坟头大。

大老伍把车子调过来一撂，左手抓住袷绳，塌下腰，右手扒着泥土；“哎呀呀，它跑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啥？”小虎问。

“炸弹！”

“啥？”小虎更惊奇了。

大老伍扒拉一阵子，从泥土里拣出一截糟烂棍棍，笑着说：“看哪！好个定时炸弹，多危险！”

小虎嘘了口气：“我寻思啥东西哩！听你咋唬得吓死人，原来是这么个玩艺！”

“喔！可不能小看这玩艺。你想啊，把它埋在沟堤里，过后腐烂了，难免要落个小窟窿。大水一来，汛期行洪，说不定早晚要吃它的亏。”

小虎听着笑了。

“笑啥？这是真的！”

小虎收敛了笑容，却仍不以为然：“好，就算是炸弹吧！”

“你听说过不？解放前，碱河堤上长了棵两搂多粗的钻天大白杨。日本鬼子修岗楼用木头，派人把它刨啦。几年后，闹大水，夜里河洪突然猛涨，留在堤内的树根糟烂了，被水一浸，落了个小洞，造成碱河决口。那漫出的水呀，象张开大嘴的猛虎，吼叫着，奔腾着，吞没了一千多个村庄，淹死了三万多人，……俗话说：‘千里金堤溃于蚁穴’，这是千真万确的呀！”

李小虎被说得瞪大眼睛：“是呀，大老伍讲得句句在情理呀！”

他俩说着，干着，推了一趟又一趟，直到大老伍嘴巴住了闸，小虎才醒悟该换换他了。大老伍仍然抓住车把不撒手。小虎急了，挺脖子瞪眼地和大老伍讲理：“咱刚才订的‘条约’你撕毁啦？”

大老伍抿着嘴笑：

“我不是说了吗？下回让给你推，——下一回再挖沟准让给你推。是你急性子不照‘条约’办哪！”

小虎咧了咧嘴：“呀呀，你真会打翻巴哪！”

“嘿嘿嘿。”

小虎只好趟趟拉车子。一趟一趟，结成了一条无形的纽带，把两个人的心，紧紧地拢在了一起。

晌天儿时，沟底出现了流沙层，说到流沙，挖过河的人都知道，它是水利工程上最难征服的一个顽敌。这玩艺，挖

一下，稀稀拉拉不上锹，想挖个坑儿更难上难。便是你能挑千斤重担，碰到流沙上，却就掐住眼皮揩鼻涕——有劲也用不上啦！

大家猛干了一阵子，费力不小，干活寥寥，热火朝天的工地上，歌声断了，笑声止了，阴云布上人们的脸。

大老伍蹲在沟坡上，从衣袋里掏出小烟斗，闷着头抽起烟来。老勤爷也架着烟袋凑过来，对大老伍说：“伙计，借个火！”

小虎捋了捋裤腿脚儿，也凑过来，问老勤爷：“老勤爷，遇上流沙，任务还能保住三天完成吗？恐怕小鸡吃黄豆——够呛啦。”

老勤爷按按烟火说：“够啥呛？人家大寨人，开山凿岭，大战狼窝掌，硬石头都给碰碎了，咱整天喊学大寨呀，学大寨呀，遇到这点流沙就服软吗？豁出这百十斤，用牙叨也要把它叨出去！”

“话倒好说，两片嘴唇一碰就出来了。真能叨得出去，那敢情好。眼下大伙干得赖吗？依我看，也不差这一层沙了，……”没等小虎说完，大老伍接过话茬儿去：“怎么，你想就此罢手，马虎过去呀！”小虎哑口无言，他这才感到自己话头又放了岔儿了。忙吐了下舌头，改口说：“咱要想法挖出去，保证质量呵！”一句话说得大家乐哈哈的。

大老伍接上说：“这就说对了。假若因为遇到流沙怕难啦，迁就过去，降低了质量。过后引水、排水，非打麻烦不可；水量小了，流不过来；水量大了，沙随水冲走；往上，要冲到大河去；往下，会淤进跃进大闸里去。那可不是儿戏的事儿啊！”

“对，对，说得在理。”老勤爷赞许地说。

大老伍又说：“俗话说：‘三个臭皮匠，顶个诸葛亮。’咱们这么多人，人多智谋广，大伙一凑，三打一，你们算算，合多少诸葛亮呵！遇到难处嘛，大伙商量商量，想个门道，来来来，都往一块儿凑凑！”

人们越聚拢越多。小虎在一旁用铁锨拨拉着流沙；一会儿，左手心又托起一块沙泥蛋儿。右手拍打着左手腕儿，拍打拍打，泥蛋儿变成稀泥浆了，顺着指缝往下流。大老伍指着小虎这无意的玩耍说：“大伙看，流沙就是这古怪脾气：沙粒大，含水多；有水流不断，断水就不流；有水是流沙，无水就成了板沙。我看，要是用机器把水抽出去，让流沙里的水渗干净了，变成板沙，这活就好干多了。”

老勤爷听了提出一个问题：“流沙连个坑儿都挖不出来，水笼头往那里蹲哇？”

小虎插嘴放了一“炮”：“俺队仓库里有个脱了底的破囤脚，半人多高，若是把那家伙下到流沙里，你们说行不行？”

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说：

“嗯，有门！”

“我看囤脚上再裹几层席更好。”

“我家有个炕席。”

.....

大老伍见人们议论得差不多了，方说道：“这倒是个法儿。如果行的话，流沙一板结，咱来个‘大豁膛’的‘卷饼’法，把沙先甩在沟坡上晾干，正晌就能把大活拿下来。”说罢，跳进流沙层，用锨在沙里戳了戳说：“行行，半米多深，这法满使得！”

说干就干，小虎和一个青年抬来了囤脚，又有人拿来了苇席，大伙按照刚才的设想，七手八脚地摆弄好，不一会儿抽水机就突突地叫起来……

中午时分，沙泥象条黄龙躺卧在沟坡上——流沙终于被战胜了！多少年水利建设上的顽敌，这回彻底败了阵。那终止了的歌声、笑声，又在工地上回响起来。唯独小虎，一反往常那好打好闹的常态，绷着脸儿，在那边旧沟堤上，两手攥住锹把，在一捅一捅地戗那堤面上的杂草。

大老伍看了眯起眼睛直乐，他猜透这毛愣小伙子现在心里也装上质量这两个字了。大老伍拿着铁锹凑过去，开着玩笑说：“虎子，铲老草烧呀还是积肥？”

李小虎闻声转过头来，见是老伙计，板着脸儿答道：

“百年大计，质量第一嘛。咋能让它长杂草！”

“对哟，伙计，这才是主人翁的态度哩。”大老伍乐得满脸炸开了笑纹儿，攥起拳头不重不轻地在小虎肩上一擂：

“往后，就该有这份子心哩。”

老勤爷在一旁见了，对着大老伍挑出大拇指：“伙计，看你这做派，当个干部什么的也准行。”

大老伍谦逊地笑笑说：“甭管干部不干部，咱们这一伙子都该把集体的事儿往心窝里揣。”

老勤爷连连点头说：“对对对。”

小虎不吭声，仍只顾低头铲草。大老伍见他的锹挺钝，铲起来太费劲儿，便伸过自己那张白亮的大铁锹说：“瞧我这锹象剃头刀儿。甭价？还发强哩，换吧！”

“吱嘎”一声，小虎的铁锹碰在个小石块上，弹起老高。他忙把锹头凑近脸前：“哟，卷刃啦，还裂了个大豁

子。”小虎丧气地瞅着锨头埋怨起铁匠赵小二：“这小子，压根儿没给我加钢！这是啥手艺活，跟他师妈学的呀？”

“我说换了吧，不换！却又怨这怨那。”大老伍凑到小虎跟前把锨换过来，借腿搓麻绳说：“不管啥，质量保不住就不行呀。就说咱干的这行吧，一戳两顶，马马虎虎，到后来影响排水引水，人家不也要说：‘谁挖的？这叫干的啥活！是不是跟他师妈学的呀？’虎子，那时候咱怎么答呀？”周围的人们被他说笑了。李小虎也笑了，就是笑得不自然，心里话：你大老伍真有意思，说来说去，拐着弯儿到我身上来合总呀！

傍晚，工程竣工了。公社小张跑来冲着大老伍喊：“伍书记，县委通知今晚七点召开农田基本建设电话会议，要你马上回公社。”

“你——？”

老勤爷愣了。

小虎也愣了。

大家都愣了。

小张见大家发愣，问明情由，便向大家介绍说：“这是新调来的公社书记，昨晚刚到，今早就下来摸底儿啦。”

老勤爷和李小虎，都激动地上前去握伍书记的手……

伍书记告别了大家，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说：“大家劳累了一天，也都早些回家歇着吧。”

李小虎两手捧在嘴上：“伍书记，我们还要再检查一遍质量哪！”

伍书记肩扛着闪闪发亮的大锹，跨过沟溪，穿过柳林……

暮色中，清冽的溪水象碎银似的闪着光亮，欢快地流淌着奔向远方。溪边的嫩草窜出了嫩嫩的芽儿，柳丝吐出了淡黄的絮穗儿。

啊，春天，明媚的春天复苏了大地，也润渍了人们的心田……

石大嫂

李书华

一

在永进大队里，一提起石大嫂，大人孩子都会给啦上这么一套：“管的宽，老来少，红尖兵……”这话一点儿不假。

石大嫂的老伴在生产队当队长，按说干部家属起个带头作用就行了呗！可她不，她不但给全队社员带了好头，而且还帮老伴出点子，想办法，两人一唠就是大半夜，一心伙计地把全队生产搞上去。

俗话说：“管闲事，落闲非”，石大嫂也遭到个别人的反对。远的咱先不说，就说石大嫂的亲兄弟媳妇钱花吧，当面不敢骂，背地暗咬牙：老该死，显能耐，操心不怕老的快，为得嘛玩艺？

石队长听了又是气愤，又是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好助手而感到自豪。石大嫂呢，更不在乎。在这大治、大干、促大变的年月里，她连午觉也不睡了，一心扑到集体的大家业上。这天中午，石大嫂抱着一捆红荆条，凑到钱花每天在门前乘凉的柳树下，一边编筐，一边和摇着扇子的钱花啦呱：

“他婶，来，动动手。”

钱花把头一扭，又呼地转回，劝说道：“嫂子，你为队里编筐，俺不反对。可现时，你也是黄土埋半截的人喽，儿女

已大，不干活也能挣上吃穿，何必操这份闲心，受这份累哩！”

石大嫂笑笑：“他婶，你怎么净说些孩子话哟！咱老石家早先八辈子穷得没指甲大的一块土，现如今毛主席、华主席给咱们安排下这么好的日月，咱们还不甩开膀子干？”说完，把起好的一个头递给钱花，“来，咱俩一块儿编。”

“哼，”钱花抽了抽鼻子说：“要是你自己的活儿还到行喽。这活是儿媳妇背公公，费力不讨好，我才不当那傻袍子呢！”

“社会主义，不是靠那号小精细人，而靠那些实在人干出来的，斗出来的！”石大嫂板起脸，扭头瞟她一眼：“你忘了？前几天，咱们妇女学习毛主席的《论十大关系》后，人人表决心，鼓干劲，要把‘四人帮’造成的损失夺回来。这不，眼下积肥，队里把原来推土、推粪的小号筐改换大号筐了，咱要主动给自己找活干嘛！”

钱花没词可对，便直愣愣地站着。这时，青年组组长三妮哼着歌儿，推着小车从这路过，当她看见辩僵了的妯娌俩时，故意装出一副惊奇的样子，调皮地一笑：“呵！俺石大嫂跟前还有一个打扇的，真阔气！”

石大嫂抬起头，看着三妮走过的背影，赞许道：“这丫头，没个站脚的时候。”

钱花被说得进退不得，无耐，蹲下来，放下扇子，伸出了双手……

二

三夏大忙，两个队长分了工：石队长分管积肥，副队长